五彩池 第588期

母亲的味道

晓蔚

这几日，我们趁着休息，回到母亲处，餐叙、品茶、嗑瓜子、摆龙门阵。

只要是回家，饭菜都是母亲亲自掌勺，择菜、洗菜、切菜、调料、翻炒、起锅，一人包揽，干净利落，从不要人打下手。为此，我和母亲闹过不愉快，本想让她松活，她却更累了。母亲说："趁我还扭得动，又不费啥子事，你们不要跟我抢哈。"

饭点一到，满屋烹香，馋涎不觉泌出。母亲做的都是些家常菜，回锅肉、麻婆豆腐、鱼香肉丝、咸甜烧白……每次都铺满一大桌，食材虽谈不上高级，但做法绝对讲究，色香味美是必需的。

有灯盏窝的回锅肉是大家的最爱，用蒜苗炒那叫一个绝，老远都能闻到香味。伸出筷子夹一片肉放进嘴里，咀嚼几下，就顺喉下胃，不见踪迹，三下两下，盘子就见了底。真是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啊！

豆腐还未入口，即被它吸引住，麻椒的香味夹杂着阵阵辣味扑鼻而来，又麻又鲜，鼻孔立刻被这股气味迷倒。迫不及待地舀一调羹，把浑身泛着微红却滑嫩的豆腐塞进嘴里，闭上眼睛细细品味那股辣味，豆腐就像火一样，让血液沸腾，过了好一会儿，辣味才减退，留下的是豆腐原本的鲜香。

相信每个吃过鱼香肉丝的人都有过在里面找"鱼"的经历，然而鱼香肉丝味道似鱼味却又不见鱼。鱼香味是川菜中重要的味型之一，我们家的鱼香，源自母亲独有的调味，味道介于糖醋和酸辣之间，咸鲜酸辣，口感滑嫩清爽，很是开胃，绝对要比平常多吃半碗米饭……

看我们大快朵颐，母亲的眼神是欣慰的、愉悦的、满足的。有时，母亲还"逼"我们为她点赞，一家人自然是其乐融融。

品尝母亲的味道，爱，留在长长的时空中，喜在晚辈们窄窄的面颊上，醉在宽宽的心田里……味道，不仅是味道本身，还有背后的人和故事，它们会很大程度地提升幸福感。每次回家吃到母亲做的家常菜，整个身心便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幸福，即使羁旅异乡，也时常想念母亲的味道。对于我们来说，川菜哪儿都能吃到，但母亲做的，才是最正宗的，也是最有家的味道、最幸福的味道，是我们成长中的温暖记忆。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我们在成长，母亲却在老去，但她的心仍然系在晚辈们身上。望着母亲的样子，想着母亲的恩慈，我们的眼泪花经常在眼眶里打转。母亲害怕时间走得太快，来不及参与我们的后半生；我们希望时间走得慢一些，再慢一些，用余生去报答母亲的爱与恩。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趁时光还好，父母还在，余生，善待父母，感恩父母，及时陪伴，不留遗憾。

小城冬雪

纪栋（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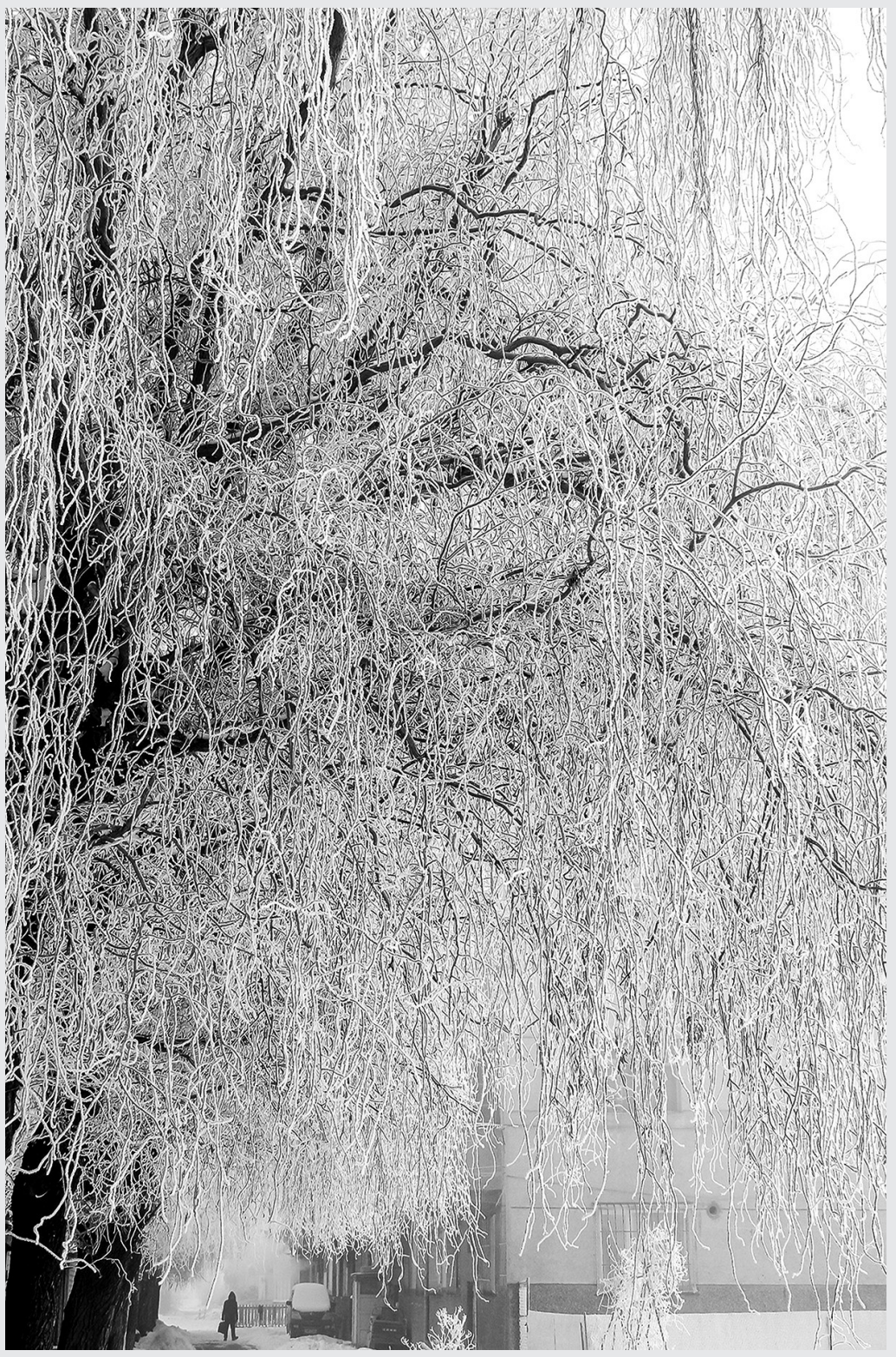
在我记忆深处那座安静的小城，一下雪，雪景总是令人惊叹。

每到大雪天，胡同里总是铺满了厚厚的一层雪，晶莹剔透，让人忍不住想捧起来狠狠吃一口。从屋内的窗户向外望，可以看到一片片雪花正缓缓落下，时而落得迅速，时而飘得缓慢。有的雪花飘到了窗子的玻璃上，让人忍不住去触摸，却在碰到的一瞬间迅速融化。为了让雪花不再消逝，我伸出手臂让它落在棉袄上，越落越多，渐渐堆积了起来，铺满了整个臂膀，却还是不断融化，我便不由地伤感了起来。

在大雪天的小城里，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人们对雪的热情。小孩子自然不用说，溜冰的、爬滑梯的、摔跤的、打雪仗的、堆雪人的，各类有趣的活动数不胜数。有的孩子还在高坡上放一块木板，然后将雪面踩实，嗖地一下滑下去，摔得人仰马翻，却咯咯地笑了起来。大人们推着自行车走在雪地上，全是积雪的车筐里放着刚割的一小块肉，小心翼翼地踩着雪，生怕将洁白的雪面弄脏，然后到家门口后，赶紧将自行车停下，跑进锅炉房里，将一铲铲覆盖着雪的煤块塞进炉里，烟囱便喷出阵阵黑烟。老人们都在院口，静静地望着街上嬉戏的人群，时不时向孩子们喊着乳名，又随即露出欣慰的笑容，拄着拐杖慢慢地行走，不一会儿便进屋了。

元宵大概是雪天里最为美好的食物，雪下得越大，元宵摊的人就越多。摊主会支起一个塑料薄膜的大棚，渐渐地上面全是积雪，锅里的元宵汤滚滚沸腾，冒着纯白的雾气，与天空和地面完美融为一体。最著名的是一家30多年的老字号，元宵就放在炉子旁的木框子里，一元十颗，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购买。摊主几十年如一日地滚搓着元宵，那元宵洁白得就像一个个不大不小的雪球，十分漂亮。

小城没有大城里的高楼大厦，有的只是一座座院子和一排排砖红色的院墙。街角的鼓楼上落满了积雪，与屋顶的琉璃瓦相得益彰，远处的河面也已经变得纯白，在水流处有阵阵雾气上浮。小城的雪继续下着，时光静止，隽永而美好。



玉树琼枝　孙世华（黑龙江）摄

去乡下住几天

鲁珉（湖北）

父母一直住在乡下，一年只是来城里住几次，一次顶多一个多月。他们总是说，还是乡下好，安静，空气好，无拘无束。久而久之，我也觉得乡下好。于是，只要有空，也会去乡下住几天。

去乡下住，还有一个念想，就是看看儿时生活的地方，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很多人说，不是喜欢故乡，而是怀念自己的童年。这话也对，也不对。喜欢乡下，在于喜欢那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岭岭，一切都是那样的恰到好处。

母亲总是说，人活到这个岁数，够了，以后你们再回乡下来，就见不到我了。这话很伤感，却是事实。所以，趁父母在，就多去乡下住些时日。

父亲是全村第一个靠读书走出去的人，也是全村第一个靠教书吃公家饭的人。70年前，父亲从小山村出发，走了十多个小时才到县城，开始了他的人生之路。只是临近退休，他又回到了小山村的小学教书。我问他，为什么拼命读书出去了，最后还是回到了小山村。他笑着说，离开太久，就想着回去，乡下有着祖祖辈辈的根，没有根，就无从其他。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也极喜乡下。每次回到乡下，就不想动身回到城里。只是，儿时四季种稻谷种苞谷种小麦，现在全都改种柑橘了，没有了五谷杂粮的气息，少了份乡下特有的农时味。可不论怎样，乡下依旧是乡下，有一种天然的纯朴与悠然。

人过了中年，对世间万物开始变得敏感，内心有了一种无以言表的沧桑和对光阴流逝的感慨，觉得这世间事最难把控的就是时光。有时觉得时间快，有时觉得很慢。当你不喜欢快的时候，就想着去乡下，过一段慢生活，来弥补内心深处的不安与浮躁。

现在回乡下很是方便了。以前是坐六七个小时的船，再步行四五个小时，现在，从出小区门口算起，到回到乡下老屋的门口，也就两个多小时。可能连父亲都没有想到，现在回他所在的小山村，一路上全是柏油路，平整，漂亮，沿长江蜿蜒，在橘林中穿行。路上的车有时很多，你绝不会感到孤单和寂寞。

回乡下的老家，选择一个晴朗的天，走一段乡间小路，循着一条依村而过的小河，在一块记忆中的田头，碰见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和他打着招呼，他却不知道你是何人。你把自己的小名报上来，他这才一声爽朗的笑，"你变了变了，小时候你是那样的瘦，现在胖了胖了。"说完，伸出有着老茧的手，捋了捋头发，依然是不带防备的笑。

脑海里还残留着老人的话，便继续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感受田地里小虫子的欢叫，还有远处树上几声鸟鸣，那来自田野深处的风物乡音，也是我喜欢乡下的缘故。

回乡下还有一个喜好，就是美食。乡下的食物很天然，猪是自己喂的，菜是自己种的。特别是冬天，在柴火灶上架一只铁质的鼎锅，里头是刚刚熏好的腊猪蹄子，皮是通透暗红的，放进口里，慢慢地嚼，一口的劲道满口的香，一种乡下的味道顿时溢满味蕾。

在时光漫流的乡间小村庄，有一种沧桑感。坐在老屋门前的稻场上，听左右乡邻的说话语调，看他们做事的节奏，吃饭饮酒的习惯，再看看有哪些菜是母亲为我做过的，有哪些我也会做。

回乡下住几天，提醒我不要把故乡忘掉，拾起自己的过往，再负重前行。

爆米花里年香

寇俊杰（河南）

那天下班，我正往家走，忽然听到"嘭"地一声响，因为离得远，声音虽然不大，但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循着声音，看到前面有五六个人排着队，队伍前面是一位老人和一个小火炉，炉上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小黑罐，不用问，那是嘣爆米花的。

记忆里嘣爆米花的人，也是一位老人，胡子拉碴的，衣着也很破旧，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追捧。那几天，我们一放学，就围着他的摊子，看他把一茶缸玉米倒进圆圆的小黑罐里，再拧开小瓶子，倒进一丁点儿糖精，然后盖上盖子，把黑罐架到小火炉上，坐下，左手拉风箱，右手摇黑罐。这时，是我们精神最集中的时候，我们都睁大眼睛，像注视魔术师一样盯着黑罐，但老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很随意地把黑罐左摇摇，右摇摇。炉子里烧的是炭，火苗蹿得很高，差不多把黑罐都淹没了。老人一会儿就着火苗吸袋烟，一会儿往炉子里添炭，一会儿看看压力表，我们也会见缝插针地替他拉几下风箱，或者摇几下黑罐，就好像过年得了压岁钱一样高兴。

老人吸过几袋烟，看看压力表，觉得差不多了，就停下来，把一个前半截是铁丝网，后半截是布袋子的袋子放好，黑罐口对着袋子口，对我们说："要放炮了，你们跑远点儿！"这也是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我们赶紧像受惊的鸟兽一样四散开来，跑到几十米外，或站在树后，或躲在砖垛旁，或侧过身子，捂住耳朵，隐约听到"嘭"地一声响，伴随着一股白烟升起，原来那金黄色的玉米就变成了下黄上白的"花儿"跑进了袋子里，但也有几粒飞到了袋子外，这就成了我们抢食的目标。我们一个个聚拢过来，像小鸡叼食一样，推搡着，吵闹着，哄抢着，抢到的像得了一块宝贝，来不及在嘴边吹两下就直接丢进嘴里，再咂吧几声，香香甜甜，酥酥脆脆，味道好极了。吃到的孩子一脸骄傲，像是凯旋的将军，没抢到的就只好等着下一锅了。不过，村里人都很大方，常常会把自家嘣的爆米花抓出来几把散给我们，我们边吃边惊异于小小的一茶缸黄色玉米，竟会变成一篮子洁白的爆米花，那个小黑罐真是太神奇了，它简直就是魔术师的百宝箱。那几天，差不多每家都要嘣一锅爆米花，但家长不让我们多吃，怕上火。

时光荏苒，现在单纯嘣爆米花的不多了，人们大多都是嘣大米做米糕，还会加入豆油、花生、葡萄、瓜子等，味道比以前更好了，但无论如何，童年的爆米花却永远也忘不了……

冬之韵（组诗）

魏益君（山东）

檐下辣椒

心灵手巧的农家大嫂
用火红的辣椒
串成日子
挂在农家的檐下
流火的尖椒
在雪花里鲜红
映照着温馨的小院
早起的冬阳
趴在墙头
与檐下的辣椒对映
折射出农家冬日
特有的色彩
辣椒，一串火红的冬韵
在冬日的农家
燃烧成日子

花事

农家的美丽不只属于春夏
冬天的花事氤氲了季节
小院中红梅傲雪
红茶怒放
花廊里水仙青葱
吊兰如瀑
在隆冬时节
用蓬勃的生命
调和着农家温暖的色调
用婉约的身姿
编织成农家怡人的彩屏

霜花绽放

季节将一枚雪白的印章
乘着寂静的冬夜
悄悄印在农家的门窗
有霜花的冬天
才叫日子
爹早早地起床
在瑰丽的窗玻璃前遐想
然后哈一口气
气雾幻化成美丽的景象
稻花的姿势
麦浪的阵容
高粱的倔强
谷子的柔情
尽在玻璃窗上绽放
出落成父亲心中的希望
当炊烟升起
阳光铺满屋子
洁白的霜花变成留恋的泪痕
那是对春的无限渴望
那是对冬的深情怀想